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三

起延光四年盡順帝陽嘉二年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甲辰車駕南巡 三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

葉崩於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嬰

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避道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

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

自葉至還賜六百餘

里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

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舉因太王王季

文王以請命於天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

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

賢曰惠王名壽章帝子也

濟陰王以廢黜不

得上殿親臨梓官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范曄贊曰安德不升祗我王度降奪儲嫡開萌邪孽馮石承繼

楊公逢怒彼日而微遂履天路

履音浸日旁氣也

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

齊濟南安王康之孫康光武子也

乙酉北鄉侯

即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

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邵為司徒閭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

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

憚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

道幸卯豐憚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

為亭侯承平侯取符子襲爵宗女隆儀公主寶遣就國寶於道

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閭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

執金吾兄弟竝處權要威福自由 己酉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廣

恭陵在今洛陽東北二十七里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赦天下 秋七月西域長

史班勇發燉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

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

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冬十月丙午越鵠山崩鵠音水

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賈曰興姓渠名余按百官

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潞樂長醫工長商王以嫡統本無

失德先帝用說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其斬江京閭顯事

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

太子府史掌東宮附

藏

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

長樂太官丞掌太后食膳

竝附同於程江京謂

閭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

乎顯以爲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

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

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

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

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閭

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閭權勢積爲

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閭曰今當立濟陰王毋得搖動閭

曰諾於是扶閭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召
尙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畱守省門遮扞内外帝登雲
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閭顯時在禁中憂
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
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考異曰宦者傳作朔平門
平門北宮北門也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
綬在此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
封萬戶侯得李閻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
少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
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尙書使收景
傳召傳詔尙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軍門逢
召之也

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

補註無干兵者言無犯我兵鋒也

鎮卽下車持節

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鎖不中鎖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竝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王康爲華容侯王國爲鄜侯食九千戶黃龍爲湘南侯食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孟叔爲中廬侯李建爲復陽侯食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襄信侯楊佺爲山都侯陳子爲下邳侯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食四千戶魏猛爲夷

陵侯食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食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
銀錢帛各有差李固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攬孫程爲騎都尉初程
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
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
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設諷閣邛宏等先卒皆
拜其子爲郎朱伉伉音敵平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
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
門藉建中傅高梵梵音蓬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坐徙
朔方長秋長蓋卽大長秋丞一人六百石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帝卽位竝攬爲中常侍初
閭顯辟崔駰之子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
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

愍帝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壁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微於

斯復見

補註惠帝崩后立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之

今欲與君其求見說將軍白太后

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

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

以無罪并辜元惡

元惡大惡也并辜謂與之同獲罪也

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

也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見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

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

此譬猶兒妾屏語耳

於屏之處相與私語也

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

應州郡命瑗早孤銳志好學能盡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

中賈逵質正大義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

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嘗爲郡史以事繫東郡發于獄
獄掾善爲禮瑗於考訊之餘輒窮究其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
於是也又嘗爲汲令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百姓歌之歸
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
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己卯
以諸王禮葬北鄉侯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辟召非其人事見 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 楊
上卷延光二年 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
禮改葬於華陰潼亭 贊曰墓在今潼關西 遠近畢至死者葬十餘日
有大鳥高丈餘其文五色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俯仰
悲鳴淚下霑地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葬畢然後飛去部

以狀上帝威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以為閭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
南周舉謂李邵曰昔齊賁嘗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
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戚顯考叔茅焦
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愛少子共叔段謀殺莊公公體
姜氏於城隅而誓之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見也顯考叔以舍為道母感之遂為 今諸國新誅太后幽在離宮
母子如初秦始皇事見六卷九年 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
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
人望邵即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

諱休安帝之子也嚴法慈和備服日順伏後古
今註曰諱休之字日帝 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永和
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

顯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寅赦天

下 辛未皇太后閤氏崩 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

貴免司徒李邵罷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丙戌以太常桓焉

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偃爲司徒

封尚書郭鎮爲定潁侯

以禽關景功也定潁侯國屬汝南郡

隴西鍾羌反校尉

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眾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六

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爲濟南王

安帝延光四年濟南國絕今紹封

秋七

月庚午以衛尉來歷爲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

戰歿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

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謝盛夏

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

考異曰詡傳曰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放按袁紀係程

就國在九月而敦兒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
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 曰法禁者俗之隄

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

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

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

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肯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

不肯死不當拾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斥蘧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帝省其章乃不罪詔中常侍張

防賈弄權勢請託受取詔案之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

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

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與楊震之迹書奏防流涕訴帝翊坐論輸左校

將作大匠有左校令掌左工徒

左校者見官爲

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

引謝曰甯伏歐刀以示遠近暗鳴自殺

類書曰暗泣無聲謂之暗數傷謂之鳴

是非

孰辨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

浮陽侯國屬勃海郡

程曰陛下

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

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

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

史記天官書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晉書天文志羽林四

十五星在營室南

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立在

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程曰陛

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

賈曰阿母宋姬也

帝問諸尙書尙書賈朗素

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

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卽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

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謝上疏

薦議郎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

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

王臣蹇蹇之節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宜擢在喉舌之官

東都謂尚書爲喉舌之官以其出納

王命也

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

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

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洛陽

令促期發遣司徒侯周舉說朱伥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

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

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爲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

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

請從此辭俛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

宜城縣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考與

曰袁紀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視柯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翻河此左右誦訓大旨安造不辭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素久

為京師益其駭盜詔免程等徙為郡侯侯程怨恨封侯印綬更封

為宜城侯范書孫程傳亦云生訟度謂同此左右就國按虞翻傳

則言見川上不以為怒則舉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

傳云程坐爭功貶國今從之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冬十

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

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以廷尉張皓為司空

初樊豐王聖之構難尚書郎成翊世連上書訟太子冤豐等因陷

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至是皓上其事薦為議郎翊

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至是皓上其事薦為議郎翊

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而去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范書東且彌國去洛陽九千二百里

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前後王及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

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

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

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

師無復遺迹

永建二年春正月中郎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鞬破

之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元菟烏桓校尉耿种發緣邊諸郡兵

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眾鮮卑震怖三萬人皆詣遼東降百後

頻戰輒克威震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斗三人尙公主二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三月旱 初帝母李

氏瘞在雒陽北

李氏死見上卷安帝元初二年

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

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六月乙酉迫諡爲恭愍皇后葬於恭陵之

北 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元孟和帝永元六年來超

所立也

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燉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

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

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

釋氏

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精淨

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

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

期徵下獄免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壬午太尉朱寵司徒
朱伥免庚子以太常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爲
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於和安之間當鄧閭氏之盛無所屈撓
三家旣敗士大夫多染汚者獨無謗言及於敬當世以此貴之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
緯推步災異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
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
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鑿術隱於壺山
之陽賢曰壺山在今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
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英
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可起

張輿入殿猶不能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自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箠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乎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尙書奉引引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

考與曰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英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爲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祁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

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

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賢曰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極也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初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英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者齊也其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事將及身故深藏以避

之王者舉逸民揚仄

仄側同

陋國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

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知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
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
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
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
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
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
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
彼將扣關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蠃蟬者務
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

楊倞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蠃范是也

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

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資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

韓非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任喬華士昆弟二人太公殺之問公急傳而問曰二人皆賢人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其而貪之獨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聖王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

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也荀子曰孔子爲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其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日順非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尙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旣至豫陳漢有三百

五十年之阮以爲戒

晉曰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開四門

暴虐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

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

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

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

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

嶢嶢山之高也皦皦

晉書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順帝永建二年三年四年

石之白也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

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

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

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

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瓊父香和帝時爲尚書令習見故事及後居職

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書言事上頗采用之

永建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夏六月旱 秋七月茂陵

園寢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車

騎將軍來歷罷 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丙子帝加元服 夏五月壬

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

守文翽

郡國志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

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

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五州雨水 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

張皓免 尙書僕射屢詔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

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

既可溉田又可通漕也

頃遭元元之災

洪氏隸釋曰東漢書鄧騭

傳元二之災註云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兩讀者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謂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

之百六頁由不悟致斯乖舛外坡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荀氏云楊孟文石門碑漢成宗建和二年立其文有曰中選

元二橋梁斷絕若謂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註未必然也予按漢刻加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

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丞丞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復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洋書爲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遺元二轉

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註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關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木四

年甘露降五賢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鄭君何云元二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隨將羽林五校士擊

之冬徵虜將軍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還元二之災人士荒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陽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句之間萬民饑流羌貊叛反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寇虜殘害新紀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台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和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

如此 單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

陵肆外單外言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張解者開張其說以為解設難

片錢設其辭以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

復安定北地上郡還舊土安帝永和五年三郡內徙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為

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顓為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儉免

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宏農劉崎為司徒是歲

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拘彌王居南疆去長史所居柳中

城四千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寶罪令
歸拘彌國放而不討是歲分會稽爲吳郡

年永建五年夏四月京師旱京師及郡國十二蝗是時長吏

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
聚斂尙書僕射虞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民上章言長吏受取百
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民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
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
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于是詔書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
此而止定遠侯班超之孫始尙帝姑陰城公主公主清河孝王
之女陰縣屬南

陽郡宋白曰陰城縣在今穀城縣北宋乾德二年置光化軍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

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永建六年春正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法

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

侍御史秩六百石擢爲王國相秩二千石

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

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

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

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

義因奏治其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

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 帝以

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二年

置伊吾司馬一人

初安帝

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積敝鞠爲園蔬

詩小雅曰鞠爲茂草註云鞠窮也

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

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

千八百五十室 護烏桓校尉耿种遣兵擊鮮卑破之 護羌校

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

兩河謂錫支河及逢留大河也

皓坐事

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

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上移屯田還湟中

上上奏也

羌意乃安 以

平邱令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

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作帛書以置子推

之廟言盛冬去火爇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宜示惠民使還溫食於

是眾咸稍解風俗頗革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

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尙書僕射胡廣與尙書馮翊郭虔史敬

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卜筮既未必當賢就值其

入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賢曰詩云克岐克嶷鄭註云岐岐然意有所知其貌嶷嶷然有所嚴

別也○音 倪天必有異表說文曰倪睥睨也詩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王聞太姒之賢

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賢天之有女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

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

商之女恭懷皇后和帝母乘貴人也乘氏縣屬濟陰郡春秋之乘邱也 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

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齋斯則百福所

由興也補註舊註言后妃不妒忌如齋斯則子孫累多而百福興矣愚意當以齋斯則百爲句言德如齋斯則子孫必百而

福由此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使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興也

延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京師旱 三月

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

揚州部九江丹陽
會稽吳豫章

等六郡

庚寅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

吾 秋七月初造候風地動儀亦張衡所造也儀以精銅鑄成員

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黿鳥獸之形中有都柱

旁行大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

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

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

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

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

日驟至果地動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冬耿种遣烏桓戈末虜等

設正東通鑑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睦移屯

遼東無慮城以拒之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郡鄒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館其遠賓徒徙河無慮險廣

房六城在離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尙書令左雄上疏曰甯民之道必在用賢

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

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補註一切乃略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

髡鉗之戮生於睚眦睚眦又音睚又音睚 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

寇讎稅之如豺虎司項背相望 與同疾疢言同

也病 見非不與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今過使

客監司亦以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是觀政也

離遣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因有罪而先自棄官以爲高論曰色斯與矣此言見上

之人顏色不善則與而州宰不覆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去之以求見獲之名也

或考太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

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曰特曰橫皆出

於常賦之外者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治灾眚不也賢曰謂徵也

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

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賢曰式用也錮之終身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

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賢曰負欠也身口錢

也身口錢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十七 思補漢

也儒生未有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

品秩故寬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

化率土之民各甯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姑去官之禁天下有

司考吏治真僞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

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曲禮曰四十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

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詣生試家法賢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也文吏課箋奏

用成實事曰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

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駢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問謝恩陳

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言稽首以

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鞠校訖謂者章也表

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副之端門官之正

首死罪死罪左方下用曰某官臣某甲乙上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

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

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

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產相鄭厚能而使之內無國

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

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

甘奇顯用年乖張仕

肅武秦相

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唐謂不韋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經趙臣不可以行不韋不決未有以翼也甘羅曰君侯何不決之甚也不韋曰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可行羅曰臣請行之不韋叱

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可汝焉能行之羅曰頃襄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遲叱乎於是羅往見唐曰

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

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月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唐曰請因諸子行行有日矣羅謂不韋

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遣之羅至趙謂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與日蘭之曰王知張唐相燕與日蘭之燕大

子丹入質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而趙危矣王不如滿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

燕趙王立割五城以與秦秦封羅以為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還使者及之而不還也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而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子奇至阿踰其庫兵以為農器出倉廩以振貧窮阿歸大賈終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年十八自請願以長纓必經南越王而致之關下武帝大悅擢為諫大夫賈誼年十八揚聲漢庭文帝超遷之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

剗戾舊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賈曰剗創也戾乖也○剗音庭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

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言若附同雄言而與駁議者異則朝政為不便若與駁議者同而以雄言為非則上已從

雄言而行之矣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

衷帝不從 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

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材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

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臺郎尚書郎也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郡守坐免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爲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爲可仕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爲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豈不偏乎

熒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

級更立故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

庶災

賢曰庶廟屋也說文堂下周屋曰庶

上聞北海郎顗精於陰陽之學

竊陽嘉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伏見往年已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臣愚以為事可省減果卹貧人此天之意也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賢曰春秋杜下六月雨雨而北日三台前書音義曰秦階三台也又武帝泰隆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矣書曰君爲政失

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棲遲俛仰

小雅北山之詩曰或棲遲偃仰毛公曰棲遲遲息也偃仰臥也

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

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

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

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

數

賢曰謂綏於三公切於州郡也數密也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

忘食悲怨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

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役二立春以

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春當旱夏

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

晉書天文志軒

後十七星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女曜也 宣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

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昂畢南天子之苑園養獸之所也參十星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

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恐立秋以後

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

白虹貫日顏曰凡日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晉志曰凡白虹者百殃之本眾亂所基宜令中

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

暮賢曰謂以三暮之法推之也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

夏改青服絳也春服青夏服絳各隨時之色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賢曰自文帝十三年

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

常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顓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

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

賢曰春當東風也

朝廷勞

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蘇仲舒春秋集解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

爲小龍五各長四丈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龍長與舞童各依其行數姓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蝦蟇猪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建武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從市可也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

災變應人要在實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

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顯

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賈卜

自奉安帝時爲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

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

見知聞徵書到夜懸印綬於縣門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顯少傳父

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盡研精義夜占象度
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至是被徵詣闕
拜章辭職而歸同縣孫禮者橫惡凶暴好爲游俠慕顗名德欲與
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後爲禮所殺 三月使匈奴中郎將趙稠
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
與其謀帝封娥爲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襄邑
縣屬
陳雨 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不
見
干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
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詔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
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

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
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
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徇恩欲特加
顯賞案尙書故事漢故事皆尙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
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阻嚼死爲海內
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伍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
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
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竝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
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
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勢復有此類怵惕之
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以歲千萬給奉阿母

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

封事非機急宜過災阨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

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羣

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與敦樸士一人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

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太

臣前後嘗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

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

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

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

大臣行有佩玉之節禮記曰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詩曰韓佩以照之毛氏註云

珩璜琕瑀衡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琕瑀以

輔之衡牙瑀珠以納其閒玉藻曰左微角右宮羽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王命鳴也。至漢明帝乃爲大佩衛牙璽。璽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綵絲孔穎達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衿下垂三道穿以纁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璽中央下端懸以衛牙動則衿牙前後觸璽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衛牙。璽奇鑄動有庠序之儀。庠序之儀謂清濟曉曉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

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以太

常魯國孔扶爲司空

改正司空王龔通鑑原文誤作司徒

先是甯陽主簿詣闕訴

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

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

章示尙書尙書遂劾以大逆尙書僕射虞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

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蠡之言不足多誅帝納其言

咎之而已詡因謂諸尙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

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讎乎

聞者皆慙 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

按續漢志宣德亭近郊地光武

立郊兆於雒陽城南亭在平城門外

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

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

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普

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

竢正伏從山草通鑑誤作伏在

車痛心傷臆竢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

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

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

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

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總樞柄天道惡盈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不知自損故

致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禮不臣妻之父母尊以高

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

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罷去外戚政歸國家

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

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

舉謂州郡河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此中臣謂中朝臣也昔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事見四十五卷所以輕厚賜

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百官志北軍五

管校尉各有司馬秩千石 開陽城門候羊迪等雖陽城十二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開陽門位在已應劭漢

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樓上鄧邪開腰器上書

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議親槍然遂堅縛之刻記其

歲月因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漢志初拜官稱守滿歲為真續漢書

以名焉日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

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

盡病也凡伯制風厲王之詩賢曰今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

斗也斗為天喉舌尙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天

志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運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尙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賢曰賦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立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毗輔也今與陛下共道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

常侍黃門讐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其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間者景必邪源清者流
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跎閒隙
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
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
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潦霖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
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驚
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
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
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
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
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

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

范曄曰漢承秦制道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當左貂給事數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勳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遺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武帝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雞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身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宏恭石顯以後儉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辭幼弱竇憲兄弟專權威權所與居者閹宦而已故鄒虞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惡澤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矣自明帝之後迄於延平安用漸大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御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衡天憲非復故庭永巷之職閑繡房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臣聞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

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爲之制
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
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
非者雖有必不多矣太史令南陽張衡對曰百官志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時
星臣聞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開

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

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

武帝元光元年初舉孝廉至是凡二百六十七年

皆先孝

行行自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

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魯鈍文學不若游夏

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

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甯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

餘人謂清於太守胡廣等也

吏民罷於送迎之役罷音疲

新故交際公私放濫

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

不遠復論不憚改

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

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

古今註曰是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

五月癸巳

震裂著於下

謂永建三年京師地震又書見今年官廳寺地裂也

天誠詳矣可爲寒

心明者銷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上覽眾

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

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

下從中下者不經尚書

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

其事久乃得釋出爲廣漢雒令固棄官歸漢中杜門不交人事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

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肖廣漢上計

掾段恭因會上疏曰

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師受計之日公卿皆會於廷茂孝廉焉

伏

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

大禁人臣之至誠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

白起死事見五卷周報王五十

年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

賢曰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閭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

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喜之也

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

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

良奏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異免

八月己巳以大鴻臚施

延爲太尉

鮮卑寇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之其至轆死鮮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終

卑由是抄盜差稀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四

起陽嘉三年盡沖帝永嘉元年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大破之獲單于母 五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

逆理斷絕人倫非但陛下此行而已豎宦之人亦復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己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賢曰韓詩外傳曰夫明鑑所以照形往古所以如今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達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諸侯不能時大夫不過其鄭元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帝復召舉而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帝曰官官貪汙佞邪者爲誰平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

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惡心在此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天情勝其性流避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拔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恆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咸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其願陛下思維所以稽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

日爵以馭其貴二日祿以馭其富三日予以馭其幸四日置以馭其行五日生以馭其死六日奪以馭其貧七日廢以馭其罪八日誅以馭其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

國緯

緯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辭終備也書緯董璡考靈樞刑德放帝命驗連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記歷極含神機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
緯動聲儀稽耀嘉計國徵也孝經養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
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極威精符合該圖考異鄭
保乾國漢含華佑助期提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上疏曰臣聞

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
盡於此或觀星辰順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
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識書始出知之
者寡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著述無識一言劉向
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
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亦無識
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尙書堯使鯀理洪水而春秋識云其工理
水古書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
秋元命包重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
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

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
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
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撓作
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
學傳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伏羲之
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
五居中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爲白二
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又易乾鑿度曰太一取
其數而行九宮鄭元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
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也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
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
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
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
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躋息於
太一之星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此雖緯書之
說而九宮定位則一也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
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賢曰謂數
稱讖家也譬猶畫工惡圖
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韓子曰客有爲
齊王畫者問畫

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

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

兵擊良封破之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

言也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爲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耿

貴人數爲耿氏請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爲牟平侯

耿寶死事見上卷安帝延光

四年

乙陽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

救之不利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

官之力也由是有寵褻與政事御史張綱常慨然嘆曰穢惡滿朝

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我不願也乃上書曰竊尋文明

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
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
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綱皓之子留侯良之七世孫也少明經學
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時人重之

張皓見五十卷
安帝延光三年

旱 謁者

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 戊寅以執金

吾梁商爲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爲太尉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
太常桓焉奉敕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
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爲從事中
郎楊倫爲長史京師翕然稱爲良輔每有饑饉輒載租穀于城門
賑與貧餒不宣己惠儉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
斷頗溺于內豎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

權日重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於商曰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
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
黨進者曰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
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尙謙省而新營祠堂費功億
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无雨潤而
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
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矣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
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
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
伯成之高莊子曰伯成子高居黃陂時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

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

食之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煜追擊不利

煜音葉十與世同

一月烏桓圍煜於蘭池城

續漢志云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

發兵數千人救之烏

桓乃退

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改正甲寅通鑑誤作丙寅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林蠻夷反

象林縣屬日南郡晉宋以

下爲林邑國

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

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

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

重無詣理訴冤之義

哀帝時丞相王嘉召詣廷尉主簿曰將相纖不對理諫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

微感繫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

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

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以大臣
獄重故重之以二千石五人此爲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

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晉絳侯

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

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擣無違語曰善人在患飢

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是歲以執金吾梁

冀爲河南尹冀爲人鷲肩豺目洞睛瞋眦洞者睛深目瞋眦者視直口吟舌言

口吟者言不能直達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

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居職

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

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

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

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
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
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畔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賦多
少所由來久矣漢興合武陵諸蠻大人歲輸布正今猥增之必
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澠中蠻各爭
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澠音

訂永和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賈曰充縣屬武陵郡

故城在澧州崇義縣二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安帝改蜀郡北

都尉尉為廣漢屬國都尉別領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

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三月司空王卓薨丁

丑以光祿勳郭虔為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五月癸丑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六 思補

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中官黃龍楊佗孟叔李

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宋娥更相賂遺求高官

增邑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考異曰孫程傳云龍等誣罔曹騰孟賁按梁商傳誣罔騰賁者張造

等非龍

象林蠻區憐等

區音

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

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

府雖壁破反者而蠻勢轉盛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長安初扶風

法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

東郡諸儒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

爲關西

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雷范丹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

閒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

仲尼稱臣大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

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之曰

處士法真體兼四業

謂詩書禮樂也

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

老士之高蹤不爲元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必能唱清廟之
歌致來儀之鳳矣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
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丁卯京師地震 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
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十二月乙亥上還自長安

永和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

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 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

破斬之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克爲所攻圍歲餘

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

盜賊磐結不散

二州謂荆揚也

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

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

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

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更旬月

之間破殄寇虜

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止五十卷五年

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

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

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

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

頭首謂諸蠻渠帥也

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

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

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

魏尙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

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

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

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山是嶺外復平 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爲司徒 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既而雄爲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秦晉戰於河曲趙宣子將中軍韓厥爲司馬宣子使以其乘車千行韓厥戮其僕厥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韓戮其事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任其事吾今乃知免於戾矣 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

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濁直之父又與直善今

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

周舉字宣光

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

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

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

士類皆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事見二卷周舉王三十一

年今得臣

舉者匪榮伊辱

考異曰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

是以不

敢帝由是賞之

尚書令虞詡卒詡立朝好刺舉數以此忤權戚

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臨終謂其子恭曰

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

能不有死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大

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

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逵逵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歆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

紀永和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事連宏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

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春秋左氏傳晉卻克帥師敗齊師於素師歸范文子後入曰師有功國人

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與師晉師竊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局爲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竊

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詔寬以止逮捕

之煩帶納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

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穉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郕殿

以守其富

左傳齊討慶封與晏子鄰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故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郕殿乃足欲亡無日矣公儀休不受魚膾以定

其位

公儀休爲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

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

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

侍中奉車都尉

三月乙亥京師地震

燒當羌那離等復反夏

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戊午赦

天下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

去年濟北王多薨無子今

以安

秋八月太原旱

永初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

等反

句音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

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竝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

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竝謝罪竝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

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

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

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

鳥窮則
援翼因

則轉傳曰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

困獸猶鬥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

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

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

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甯忘戰日久良騎遇合交鋒接矢決勝
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
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設購開
賞宣示反悔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
部扣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己丑晦日有食之 初那離等

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
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
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
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
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竝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

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壬午以太常桓焉爲太尉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大中大夫朱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宐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

等處處畱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同同繞也漏出

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

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屬埋根行首以先吏士賢曰埋根言不退也三旬之

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

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

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畔之變也鄭高克

不預其君文公使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衆潰而歸安定布衣皇甫規亦見賢不

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辛永和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

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羌居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時賊圍安定甚急太守知皇甫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百級賊遂退卻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 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譙于

雒水司馬彪曰三月上巳宮人皆潔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為大

酺音音飲極歡酒闌倡罷繼以鍾露之歌藝文曰鍾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曰鍾上

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音音坐中間者皆為掩泣從事中郎周舉

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帝紀皇甫規傳云與護羌校尉趙

冲按西羌傳冲時尚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

郡兵為節度余按冲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威太守為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

連督河西四郡兵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

四郡兵

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

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能相及

故曰出於平民回入姦吏謂為姦吏所侵盜也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

荒饑饘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

守安則加侵暴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為常也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

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

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

振旅之聲曾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

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賢

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臨西也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

余謂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營也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
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
不能用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僕趙戒爲司空 夏使匈

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
山高峻不可上耽率吏士繩索相懸而登其巔遂大破之 鞏唐

羌寇北地

考異曰西羌傳作
旱種羌今從帝紀

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

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

賢曰
含口

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
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

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

塵垢耳方今邊境不甯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
冢舍卽時殯殮殮以時服皆以故衣卅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

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立違吾言也丙辰苑帝
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
賢曰棺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爲梓曰黃腸孔穎達曰喪服大記
君松梓大夫柏梓士梓木梓鄭注梓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梓以端
長六尺正義曰君松梓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梓材也盧云以松
黃屬爲梓庾云黃屬松心也大夫柏梓以柏爲梓不用黃腸下天
子及葬賜輕車介士賢曰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賢曰每城
門各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余按續漢志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陽
門魏晉之間雒城始有宣陽門正南門也漢雒城正南曰平城門
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
爲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
不材棄而不用事見三十二年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
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

帝聞又甚焉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

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 辛亥晦

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

風北地居馮翊永建四年二郡還舊治今復徙之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

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

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

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

固皆原之遣還復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

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

移檄賢曰言移檄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

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因到悉罷遣歸農
但選田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

斯與英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

按范書紀傳周舉汝南人時爲光祿大夫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義魏郡樂巴張綱張綱

武人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

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

車輪於雒陽都亭漢郡國縣道皆有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

無極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

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戚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

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無不允當天下謂之八俊然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退侍御史河南种暉疾之暉晉稿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出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

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冤枉遂復相聚儉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愜乃辭遣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綱初被病吏民咸爲祠祀祈福皆曰千秋萬

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畱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奸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章遂隱身鄉里不交當世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臺乃徵爲河南尹不就章博學能屬文武之七世孫也祖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

譽士友咸畏之至相謂曰見蘇桓公忠其教資人不見又思之三
輔號爲大人章初爲議郎數陳得失言甚切直人謂有祖之風祐
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
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
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
氏世不乏季子矣祐字季英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贖道常
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從舉孝廉將行郡爲祖道祐越垣共
小史黃眞歡語移時結友而別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
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間以光祿四
行漢官儀曰四行謂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遷膠東相施政崇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

訴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民遂息爭衙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白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父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吏追得之祐謂之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令與長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當死將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

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也 冬十月辛未
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焉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
元年以經授安帝永甯中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傅及帝卽位
復入授經禁中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爲最著 罕羌邑
落五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繇未下 參繇縣屬安定甲
郡○繇音連
戊罷張喬軍屯 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下邳趙峻爲太尉大
司農胡廣爲司徒

竊漢安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

何羌於參繇破之

改正繇何原文誤作燒當從
帝紀之誤今改從西羌傳

六月丙寅立南

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自永和五年吾斯車
紐反陳龜遜殺單于

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考異曰袁
紀去年六月立兜樓儲爲單于今從范書

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順帝漢安元年二年三年

漢紀四十四

史補

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

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太常掌樂大鴻臚典四夷之客故詔

使祖

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賢曰阿陽縣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秦

州隴城縣西北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援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

甚眾尙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

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爲四科帝從之干

二月楊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

甲漢安二年

是年四月改元

春護羌從事馬元爲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

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

建威鹵陰河

賢曰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鹵陰縣名屬安定郡又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鹵陰縣故城縣因水以爲名宋

白日會州會南縣漢鵲陰繁地宜河西南自蘭州金城軍度未竟

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

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亭侯夏

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寶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左部卽句龍吾斯之黨於是

胡羌烏桓悉詣寶降辛巳立皇子炳爲太子炳虞貴人之子也改元建

康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曷監太子家中常侍高

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鬻乃手

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

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

喬退而歎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揚徐

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

順帝建康元年

陽歷陽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和州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郡兵討

之緄音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

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范曄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

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

然乎何其倣倣之多與

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賢曰憲陵在雒陽西十五里廟曰敬宗是日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

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

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

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

日體兼乾坤

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

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

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家語孔子曰君者舟

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

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

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

晉書通鑑補 順帝建康元年

旨幾陷死者再三覲於是以前易教授門徒三百人沈廢於家者

積十餘年

考異曰規傳云冲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檢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

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冲質之間自

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

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 冬十月日南蠻夷復反攻燒縣邑

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

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

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月勉稱皇帝今據陳壽傳

築營

於當塗山中

寶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余按兩漢志當塗縣屬九江郡續志曰縣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又有塗山

禹會諸侯處也又有芍陂陂在壽州安豐縣東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以此證之漢當塗縣地當在唐懷壽二州界晉氏

南渡淮民避亂渡江晉成乃僞立當塗縣於于湖於唐國宣州今當塗縣非漢舊當塗縣地

建年號置百官

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

合肥縣屬九江郡寶曰故城在今廬州北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

至此與淮合

是歲羣盜發憲陵

時有陳重雷義者皆豫章人

也二人相與爲友而趙操亦略相似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
義前後十餘通記義後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
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已而二人俱
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詭責也重乃
密以錢代還即後覺之而厚辭謝重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
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甯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所
取重不自申說而市袴以償之後歸甯者來以袴還主事乃得顯
後與義俱拜尙書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
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帝皆赦之重見義
去亦以病免後三府同時辟二人俱爲侍御史而卒

孝冲皇帝

諱炳諡法幼少在位曰冲司馬彪曰冲幼早天故諡曰冲伏侯古今注曰諱炳之字曰明在位一

年改
元一

乙永嘉元年

考異曰袁紀作元嘉誤

春正月戊戌帝崩於玉堂前殿

年三歲

梁

太后以楊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其掩匿

乎昔秦皇沙邱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

沙邱事見七卷秦始皇三

十七年北鄉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薨

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樂安王鴻之子繼皆至京師

蒜晉

蒜父曰清

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龍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

千乘貞王伉章帝建初四年封薨子龍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國曰樂安薨子鴻嗣是生質帝帝既立梁太后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封鴻渤海王清河王慶子虎威嗣國三年而薨無子鄧太后立延平為清河王改正通鑑原文誤稱樂安為渤海此時鴻尚為樂安王至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方徙王渤海且此時鴻尚未薨不宜稱孝鴻薨在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故改稱樂安而去

李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請大將軍
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
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
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卽
皇帝位年八歲赫罷歸國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

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小可起陵於建陵塋內依康陵

制度

康陵塋帝陵亦在懷陵塋內

太后從之己未葬孝沖皇帝於懷陵太后

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
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
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晉堯
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追

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閒近戚

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搔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治步假正治步原曾無

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

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

深於毀君固之過毀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

不聽 廣陵賊張嬰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 二月乙酉赦天

下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粟前書音義曰牢價也

也粟給也賈曰牢廩食也古者名 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

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異梁

竝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滿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竝降隴右復平

北海滕撫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
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於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至是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撫以應詔拜撫九江都
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
錢邑各有差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眾賊大破
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東城縣東城縣屬九江
郡賢日在今豫州定遠縣南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
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丙辰詔曰孝

殤皇帝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

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六月鮮卑寇代

郡 秋廬江盜賊攻尋陽

尋陽縣屬廬江郡班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余按尋陽縣本在

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吳立蕲春郡尋陽縣屬焉蕲春縣漢屬江
都唐蕲州之地元豐九域志蕲州東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江州
得尋陽之名由司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
肝台縣屬又攻盱台
盱台縣屬滕
桑於是江南之尋陽著而江北之尋陽晦

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滕撫進擊張

嬰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

增首級棄市 考異曰東觀記曰取錢三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

帝 補註歷陽即今直隸之和州 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等三

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

翊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

种暉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暉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

人自稱天王暉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暉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暉承之意實由

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

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比
事民赴賊以致死傷也

盜賊羣起處處未純焉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

縣糾發之意更共飭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焉承罪免官而

已金蛇輸司農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考異曰
神爵傳云二府畏懼不敢按之今從杜喬傳

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

往冀由是銜之

馬冀殺
喬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終